

永嘉集內編卷七目錄

記

白石淨慧院經藏記 葉適

司馬溫公祠堂記 前人

績溪縣新開塘記 前人

樂清縣學三賢祠堂記 前人

醉樂亭記 前人

沈氏萱竹堂記 前人

温州開元寺千佛閣記 前人

宿覺庵記 前人

平陽縣代納坊塲錢記 前人

瑞安縣重建廳事記 前人



敬亭後記 前人

瑞安縣重修縣學記 前人

葉嶺書房記 前人

温州新修學記 前人

東嘉開河記 前人

温州社稷記 前人

永嘉縣社稷記 前人

温州州學會拜 前人

漢零陵太守龍述墓記 徐自明

雲海觀記 王綽

岳武穆廟碑記 王自中

紹興間撥給廢寺沒官田餘一頃記 戴溪

白雲崇福觀記 前人

秦州軍提舉壁記 前人

高郵州修水門記 徐元德

祁門重建大成殿記 林士謙

東安梅峯崇化寺誌 林瀉厚

洪鐘記 曹叔遠

漢零陵太守龍述墓記

徐自明

永嘉志古蹟

班孟堅稱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得非名公太公之德實磅礴於人心故其傳久不泯與東都龍公以謹厚聞焉伏波以之教誡子弟建武擇守於焉取斯迨今雲初之賢猶有存者天之報施善人不誣矣

按本志但作徐自明日當再攷之龍述字伯高見馬援誡子書

雲海觀記 王綽 赤城集十五

丹邱列仙之所萃自昔有道術者多居焉歲在丁酉松山丁君少雲始即其所居之南依山之址闢而為園遠近蔽虧高下輝映回
遂委折而曰堂曰亭曰臺曰榭曰林曰坡曰窟曰谷無慮二十餘
許意匠剪裁各成面勢然已具載於雪巢林景思之賦詠已至於
一目千里偉然有奇詭之觀可以距高明排埃壘使人徘徊顧戀
而不能去則自小垂虹而入跨蓮蕩不知其幾何里畝有堂巋乎
其上而曰芙蓉此尤雪巢之所長吟而永歌者蓋烟霞之吞吐雲
氣之開斂日光之出没野色之濃淡隱几而望有若道家所謂海
上之三神仙也相與隱約拱揖於有無冥漠之間龍川陳同甫來
自永康一見輒心可每與少雲少詹擊節抵掌談王說霸窮日竟
夜而不知倦間舉以屬少雲自李謫仙歿世無奇士誰能騎長

鯨駕大鵬徜徉恣肆以與之為沆漭汗漫之游乎時庚子距今五十有二年矣子植倦游來歸遐想舊事因芙蓉之故址啟為傑閣高軼雲漢既成而以雲海觀日之蓋取坡公玉霄雲海之詞以足先世之所未為者天紐隳緝墜使不一失前人之遺固非世其家者不能不惟曰世其家而斥大其所已成規恢其所未備西自秋堂廣袤開拓伐蓬藿列花卉極水石林麓之盛葱蒨茂蔚對蒙泉精舍殆若異境且旁築客館數十楹東由松嶺度橫約枿作沿緣夷猶上下壠坂有幽泉溢出瀲灩碎石間循其右以上挹蓬萊雲氣若几案間物而又於東北之隅揭為此觀是豈不足以宏先志侈後觀哉子植既集友朋以樂之且曰觀天地之大覽山海之勝吾何敢於自曠亦聊以慰其馳驟焉爾友朋悉詞請曰往昔之屈來者之伸此易所貴乎隨時之義又奚必勤計慮於一出入游息

之間耶雖然巨浪喧飀迅風橫潰回轡轉權則即有泊岸遵途之捷矣故進而競於物也詳不若退而返於己也約此惟有道者知之子植其不講於道乎子植名木

岳武穆廟碑記

王自中
通志卷百十二
湖廣

予浮九江逾大別循海水而上父老往往能道武穆事至有垂涕者曰微岳公吾屬無孑遺矣當是時偽齊方張安陸以北盡為齊守公引兵而來也竇始破郢齊兵薄郢馮壘自豪公一麾之衆皆累肩而升殺卒七千九百積其屍與天王樓相高遠故民之離散余過郢郢父老又指余言所破城處而訪公祠無之以問太守張侯孝曾侯於郢日夜條理葺敝營新不翅如治生業顧獨無岳廟何耶孝曾曰鳩木矣余至鄴未更月廼以書來告祠成以記屬自中武穆事世所稱說者多不悉而中所詳知其目有八一日忠臨敵誓衆言及國家之事仰天橫泗士皆歔歔而聽命聞大駕所幸未嘗背其方而坐二曰虛心食客所至座常滿商論古今相究詰切直無所違忤三曰整兵所經夜宿民戶外民開門納之莫敢先

入晨起去葦無亂者四曰廉一錢不入私藏五曰公小善必加賞
小過必罰待數千萬人如待一人六曰定卒遇敵不為搖動敵以
為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七曰選能士卒所向一皆當百八曰不貪
功功率推與人不自有是八者人鮮有一而公兼之舉入郢之師
以臨襄沔定南陽無敢櫻其鋒者其後一出而平虢略下商遂再
出取許昌以瞰陳晉敵人是避遠遁中原百姓牛酒日至謂旦夕
天下可定不幸謀未及展事忽中變聖上嗣服首旌其功立廟賜
謚錄用其後昆之賢者賜廟號曰精忠而江湖之民至私繪其像
家奉祀之今張侯又能卒民之志使奠食於郢則忠勞之報豈不
厚哉余故歷叙其所以為將者八條俾來者有則是亦侯之心也
公河朔人官至少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武穆是
為記

紹興間撥給廢寺沒官田餘一項記戴溪 蘇州府志

東陽倪千里起萬以紹興癸丑分教姑蘇始至計糧入不足以養
士考核宿弊學有羨積增養士員彬彬盛集矣起萬慨然曰學數
義之聚非徒養士也事關風教非學數誰實主之顧財力不可為
爾漫不度贏縮侵費養士曰我將為義是又好名者過非吾志也
因以告諸部使者今右司郎中黃公適得廢寺沒官田餘一項先
有佃學田多取贏或不平爭之訟久不決黃公歸其田於學使自
為官莊視舊額增米三百石合前所得田為米二百五十石有奇
起萬曰是可行吾義矣請隸職於學者九人使得與學正錄錢糧
官同主之因定其規約歲取其入祠祀文正范公及教養其遺孫
三人士有入大學與薦名登科第者助其費有差文武士宗子皆
預焉至正會拜春秋釋奠共與行禮凡費於此乎出又將斥其餘

以助士貧而親不能葬與嬰兒之遺棄者約既定學以其議上於
府守王公概盡心學數與闔府咸稱善俾刻諸學與後人共守之
起萬以書來未余文為記

白雲崇福觀記 戴溪 國朝嚴觀江筭金石記卷五

白曲江右名山洞天福地以茅君隱而仙是稱茅山有積金峯當
西一面積金之支右轉而特起者白雲之峯也道俗相傳嘗見其
草木後凋烟霞在望然東西兩山靈宮闕宇各莫所宜茲曠弗卜
顧有待耶紹興中華陽道士王景輝披榛棘鑿巖屋室於峯之下
俄以行志修潔聞乃即其居錫崇福觀額暨白金莊田饒益之俾
展其成於是甍壇場班像設有門鼎峙有亭翬飛堂皇深密廊廡
袤延重樓傑閣雲層巍峩前闕端達松杉行列如蓋如幢有赤山
湖軒豁面勢崇岡秀巖左顧右揖鬱鬱杳杳映帶清深而居而游
如脫紛拏如蹈仙墟中間方壺丈室上親酒翰揭以虛靜與夫紹
興以來四朝錫予寶鎮泉石人間世事侍有大福德力作興風雲
會合殊勝然後底乃績令其徒居之思有以稱亦反其初而已大

林邱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弗勝然而道者托焉昔之為道術者
棄絕乎名勢利欲精專乎身心性命惟恐入焉不深且密也待其
行成一朝蛻去人方競競然持其所棄迹其所脫以憐憫其隱約
鼓鐘其沈潛影響其清風素節而冀得其人如初乃亦甘心焉豢
其養尸其居美其衣食寢處如世俗轉復為名勢利欲所愚而道
術安在是山不特茅隱二許楊陶之遺地不改址往往蓬戶桑樞
霞殮柏食托於人之所不堪顧自有丹臺絳宮抱玉懷珠在開白
者必不專以外境遺子孫也谿之從子埏往來山中人境俱熟道
士周復觀京濫高第求記其師之功緒甚力乃俾埏序次其見聞
因附見吾說觀復持歸告語其徒庶有警焉以復其初嘉定四年
九月望日記

右碑行書徽猷閣學士正議大夫提舉佑神觀兼太子詹事兼

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戴路撰朝奉郎守起居郎兼國史院編
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兼侍講黃中書正奉大夫守吏部尚書
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兼太子詹事曾煥篆額在茅山白雲
觀

泰州軍提舉壁記

戴溪志三十一 泰州

諸路提舉常平創置於熙寧三年淮南東路其治在揚州崇寧元年始置提舉措置淮南鹽事通管東西兩路揚州亦其治所也常平自熙寧後置罷不一或兼領於他官提舉鹽事置九年而罷罷十年復置宣和五年兩路始各置提舉官於是范冲為東路以提舉鹽香茶礬事為名建炎三年移治泰州紹興五年茶鹽與平常平並罷併入提點淮南兩路公事是歲十一月分鹽事復置提舉通兩路為一茶事猶隸提點也明年罷提舉司置東西兩路轉運判官就以提舉蔣璨為之兼領提刑常平茶鹽事九年常平復隸提刑而茶鹽專置提舉十三年提舉徐沅請於朝詔常平茶鹽併為一司自是定為提舉常平茶鹽公事至於今不變也初置提舉鹽事時猶用奉使法若李口呂建中皆以講議司檢討文字出使

當紹興六年殿中侍御史周秘言提舉官寔輕願擇資深望著之人自是權稍重且彬彬多名臣矣紹興五年鄱陽汪茂楚以尚書郎為使者始至措畫荒政民皆安堵數月政成庶事整暇顧瞻所司未有前任人名氏懼無以示來者且沿革本末莫之載也訪諸故牘得其梗概自建炎三年以後居是官者凡四十有五人刻石置諸壁惟淮東鹽課為他路最日增月羨今視紹興初幾數倍矣獨州二十四縣為常平米斛比歲不滿二十萬卒有水旱宜汲汲然救荒不暇也夫常平茶鹽初置於中間離合罷否不相為謀數十年間卒併為一蓋講究之詳而後得此美意也顧用度繁多未能弛利子民爾若究心利源不遺其力賑民之策泛不經念則何取乎設官之意也通融有無樽節浮費收其奇贏以為賑民之備顧居官者施設如何爾取縣官之財養縣官之民固仁政所樂聞

也茂楚明敏詳諫孜孜愛民蓋有志於是矣繼此補虛益寡足國養民兩盡其職則刻銘於石可以無愧是官矣慶元初元夏五月

記

高郵州修水門記

徐元德
府志五

揚州

高郵古邗州蓋邗溝所經南北水道之要衝也今茲水雖非故道而其為要衝自若也其北水門歲久將隳慶元丁巳天水趙侯來守仰顧而歎曰是安得坐視哉使命漕司之往來而運輸之亟赴期會者絡繹於此猝遇摧頽孰任其咎乃慨然躬為儉約括吏之隱搜用之贏銖積寸累明年亟請於樞庭與部使築起而更新之門成走書以告元德曰高郵事力單寡始吾之欲為此門也稍自難之既而財用取於賦之贏人力資於募之衆董督經營藉於官之屬材植物料載於江之南幸而獲成其高深若廣加於其舊者十之二其石甃若堊堅於舊者亦如之糜錢六百七十萬三千有奇費日自五月戊申至七月癸亥而畢子盍為我記之元德惟所

在興役間有築一亭鑿一沼偷簿書之餘以規頊刻耳目之樂人

或易舉至城壁壕塹固多睥睨而不敢前夫人情不甚相遠豈皆樂於游玩之私而忘為民經久之意耶蓋事稍涉於費者其動實艱否則天時之不利也否則人心之不齊也又否則材植物料之不便也又否則上下議論之不一也更迭交至苟少不齊則一異足以沮百為今趙侯之為此門也其役雖未為大亦非甚小小也用財而官不見其費農隙而民不見其擾而又待其屬為之奔走竭力亟即其功而不至於稽合數者之便其成也人安而樂之此豈苟然哉要必有協於天時當於人情而通於政事所以取信於其先者其來遠矣是安得不書以告來者

祁門重建大成殿記

林士謙道光祁門縣志十七

郡縣有學何始乎秦郡縣天下則既有之矣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國之有學猶郡之有縣也故董仲舒曰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然漢晉之史獨載范甯為餘杭令興崇學校而他無見焉則兩漢而下縣固未有學也蓋竇始於唐之武德而徧於本朝慶曆以來學必有廟以祀孔子何所始乎孔子未生則既有之矣記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其先聖先師鄭康成釋之曰先聖則周公若孔子先師則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為之則自古為學必有所尊而非必孔子也自高祖過魯以太牢祀孔子而兩漢晉魏之君咸知尊之至隋始命州學春秋釋奠而猶未有廟以祀之也蓋亦始於唐之武德而備於本朝慶曆以來矣竊嘗

考唐分上中下縣而置生員有差博士助教有人度曆之詔亦令
本道使者選所屬官以教授而縣有學而士之所趨不至於齋宇
虛寂而不知奪也學有廟而士之所尊不至於榱棟傾折而不知
顧也而曩者三舍之法自縣選而貢之州自州選而貢之京師士
猶之以縣之學為重自法以人廢而縣之學空存矣為令者欲有
以教之而患無以養之苟有以養之而未必思以教之隸職之間
賢否無別務學之士相視怠散嗚呼豈不上負聖朝稽古之意哉
祁門環縣皆山而水之東下乃有閭門欲障而迴之鍾奇孕秀登
進士科者前後相望其可不知學校之重乎縣先有學自張式始
建於端拱之初中更兵火至陳宗翰再建於紹興十有四年又十
年而劉邦翰重修之又二十有七年而胡垣又增廣之亦畧備矣
予以嘉泰二年謁來試邑困於期會朝暮營營如前所云固未遑

更革而興起也獨孔子之廟敝陋已甚惕然於中方議改作明年
邑士謝璉余巖汪師心趙汝權乃相與倡率以成余志於是有獻
木者助鋸者輟粟廩者代徒庸者盡撤其舊基而屋之其穹廣視
舊咸有加焉先是繪從祀於十哲後學者無所瞻仰至是列之四
壁儼然如杏壇之上洙泗之旁經始於四月丙辰而告備於十月
丁未余偶幸落成焉釋菜已竟揖諸生而告之曰諸生勿視聖人
之太高勿求聖人之太遠試自比於當時升堂而問之者又自比
於當時侍坐而聞其語者則論語所記正心修身事親尊君齊家
治天下之道皆可洞達而無疑服膺而勿失矣始胡垣增廣之後
謝璉及趙汝權之父善棐實董其事幸有功於名教云開禧改元
閏八月望日

東安梅峰崇化寺誌

林淳厚
四溪林氏譜
秦順

天下名山勝境神仙窟宅必延釋居止平陽去縣西南二百三十里東安梅峯山其地怪異洞嶺巍峩形若蓮花地勝境幽莫窮其狀吾始遷祖內史公於後唐清泰乙未之秋捐基施田建立祠廟命道人守真住持以為祭祀祖先之所至宋正和元年六世孫祀表奏奉旨賜額崇化并修寺象增苗田二百五十三畝有奇田在東安半嶺陳洋桑木洋蓮頭東巖上莊南溪各處各有畝分界址并溪柄溪頭洋尾四圍山地皆施為僧供載之寺籍命僧^真定圓覺藏守永作寺產續於紹興十四年甲子冬不戒於火至十八年戊辰先伯考給事中公偕諸伯叔兄弟捐資重建棟宇既新鐘鼓復振入田二百三十畝有奇增養常住春秋祭享弗替余以古制立廟各有等秩庶民之孝格不得伸則從俗乞靈於佛亦聖王所弗

禁今天下崇儒重道先賢創議家有合祀之堂矣顧先人所肇造子孫敬守不敢廢且從而增新之即以此為繼志述事倡後世仁孝之心亦無不可且先人所創無非遺澤匪曰為子孫祈福善緣所結福或隨焉二公佐理聖朝贊襄治化德被生民廕垂後嗣吾輩幸承先業久歷宦途今已退閒蒙恩累加爵秩皆祖宗遺澤所留貽也茲因省墓歸里藉伸祭奠謹述立寺之由命工泐石以誌俾後世有所參考云皇宋嘉定十有五年壬午冬月朝議大夫前相安府守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祐觀林淳厚謹誌

按郡志進士題名淳熙甲辰林淳厚德安守此誤作湘

洪鐘記

曹叔遠洞霄圖志

六

鄧收

聖天子握符御極敬天愛民遇雨暘稍愆禱於羣望所至感格其靈績最彰者別杭之大滌也是山居洞天三十有四為天柱福地距行都三舍御前崇奉有年矣宮宇宏壯獨闕巨鐘使命絡繹秦聞上思所以揭虔表靈迺結定己丑竊月丁亥有旨命鑄仲秋己未告成夫山川流峙雲氣出沒明神所以代化工而施利澤也霓棟橫空鴻音徹漢聖天子所以鎮名山而昭丕貺也神有顯功工有堂報此殊庭盛事可無紀乎載攷圖籍唐大歷中有神應鐘台之黃巖因禱旱疇德鄉人每以驗晴雨經建炎煨燼聲弗逮初開禧邊帥畢再遇於淮泗獲景靈舊鐘曹臣黃犖求寘之大滌亦既畀止然物久則剝極宜復其革故鼎新必須時應數邇者宸命既頒幣出內帑工擇國良賜度牒以資其費融兼金以美其質眾橐

一鼓大器立就其形不侈不弁不厚不薄其聲不石不播不柞不
鬱鍾成樓亦加肆殆時數之偶歟近臣劉世亨承命庀事畫畫宣
勞圖形以進天顏闡澤猗歟盛哉聖天子嘉惠名山與先朝賜田
臨幸匹休於無窮矣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鐘器
也而道寓焉儻能因器以求道則銷去鑿錯保全粹和內明外寂
力到功深窮遠徑於華陽侍宸遊於月殿服猛獸於巖前藏金丹
於箬下自然山川呈瑞神物薦休鳳鳴高崗龍蛻幽穴清泉沸井
祥光燭天所謂地靈人傑豈昔有而今無耶無已則澄神寡慾體
道修真庶幾善人以多嘉祥自應雨可請暘可祈尚無負於清廟
欽崇之意乃若聽考擊於晨暮昭報稱於熏修祝聖壽而保皇圖
與洞天福地同其長久者又不待言喻也朝議大夫權尚書刑部
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講曹叔遠撰并書

按咸淳臨安志七十五載此記作洞霄宮新鑄鐘記

永嘉集內編卷八目錄

記

昌化合溪亭記 章伯奮

道州蔡西山先生祠記 高不備

江山勝概樓記 戴相

永嘉重建三十六坊記

浙東路分新廳題名壁記

樂清王次點東巖記

平陽新修縣學記

許浦增置左軍記

臨安府修學增廩記 周端朝

黃巖重建監獄記

東嶼東房記

宜興岳鄂王廟記

重建錄事廳石記序 趙汝回

黃巖知縣續題名記 蔡範

使華堂記 戴楠

烏石山題名 陳滄祖

景定重建制置司簽廳記

黃巖新建鹽倉記

沅州黔陽縣重修縣治記 翁承年

沅州黔陽縣登科題名記 薛舉巖

臨桂屏風山題名 翁安之

宋高不儔澹山巖題名

許綸澹山巖題名

仙都山磨崖 趙立夫

劉錫澹山巖題名

大仁院佛閣記 陳宜中

學道書院記 前人

九峯講院記 劉敞

州內河記 林景熙

重修陰均斗門記 前人

覺菴記 前人

鞍山齋記 前人

永嘉縣重建法空院記 前人

平陽縣治記 前人

公溥堂記 前人

永嘉忠烈廟記 前人

昌化合溪亭記

章伯奮
臨安志

雙溪與縣治相直流淺湍激市居叢雜無幽閒曠遠之意每凭欄
望上流濶處無數百步欲一到未遑也一日有客自遠來與語意
合遂駢舟至其處水流無聲綠淨可燭鬚眉極目平遠正在雙澗
上下之間面雙峯背武隆野航漁舟日夕往來雲烟收抹頃刻異態
舟行容與近一里許石紺白色平鋪水底日光下澈波影內見金
綠映漾若織文浪沫循平流徐行散點若殘雪不銷者久之直後
夾以蓮蕩屈曲橫亘十數畝或水暴漲巨魚自溪沂流而入掉尾
鼓鬣以萬計若爭赴龍門而變化渡溪登南屏山巖壁峭立古木
自石出枝幹瘦映盤屈冬少霜凋之葉幽靜奇絕之觀間見層出
不可言狀而前人未有收拾品題之者抑山水顯晦自可有時乎
於是自雙溪取徑傍東坡泉登薦菊亭由象賢庵跨二橋沿流而

入其翳規址作亭其上榜以合溪或謂唐昌山水之勝萃於此矣
亭成父老聚觀士女蘇會咸曰令君遺我以無窮之勝稔我以去
後之思而不與我久同其樂也余聞而愧之因自歎曰峴山因羊
叔子而名著後世見之為墮淚蘭亭非王右軍則修竹激湍遂湮
沒而無聞山川亭榭未有不資人而彰者余每臨文太息即是邑
有二事而尤有感於心焉去縣二十里有灘曰洗耳橋曰白牛山
曰箕山問其人則曰巢許嘗隱於是故因以得名雙溪舊有亭得
東坡詩而山水為之增明斯亭亦賴以不朽余貪戀微祿無巢許
之高操拙疎多奇又無東坡之才名今合溪之名既以余辱後必
得如東坡者品題之而後名始重故書以示後人

按志合溪亭溪之上下皆分流激湍於其中合處橫亘里許平
闊深靜開禧元年令章伯奮建

道州蔡西山先生祠記高不儔 永州志秩祀

日月久晦忽開而明雷霆久蟄忽震而驚吾道久否忽泰而亨是
理在天地間未嘗終泯沒也慶元黨禁善類吞聲朝柄下移奸臣
亂政朱文公以一代名儒召至長沙目擊時事如有隱憂一疏則
曰惜名器再疏則曰正綱紀未幾盜憎王人羣憮側目名道學為
偽學指正人為邪人發言盈庭翕翕訛訛於是文公辭歸而西山
蔡先生謫居瀟水上矣先生幼而穎悟長而博洽從文公遊升堂
而入室由是言者先及之然先生自任以道自信以天未嘗以死
生禍福介懷至春陵閉門讀書罕與時貴接士之就有道者戶履
幾滿後三年以疾卒邦人思而祠之開禧三年聖天子奮發乾剛
斥逐蒙蔽乃詔贈九品官公論至是而大明前枉至是而頓雪豈
非晦而明之日月蟄而驚之雷霆否而泰之吾道與不儔以戊申

冬領郡事道得陽繡使宋先生出示一帙曰此西山文集及紫陽
夫子往復帙也既而謁祠下數椽寥落風振雨凌顧簷徘徊感慨
周極鳩工聚材增而新之程督工役不數月而竣事廢官田以奉
祭祀之禮立掌祠以專灑掃之勞重鐫文公往復帖嵌於環堵之
室非直為美觀其有繫於風教大矣先生之孫沈特江東憲節以
書抵不傳日記文不可緩却非私家子弟所當秉筆再三以囑不
傳辭不獲緬維先生姓氏譜系與平日著書立言則有遺藁可攷
姑述其概而為之詞曰先生之風高兮疑山蒼蒼先生之餘波兮
瀟水茫茫瞻先生之道像兮一瓣心香

按本志金石略蔡西山祠記存淳祐九年十一月朝請大夫

權知道州兼管內勸農營田公事蒙城高不傳撰又按蒙城高
氏宣仁后族南渡皆居永嘉見水心集高永州墓誌不傳為司

農少卿高子溶子自其曾祖世則官温州遂為永嘉人子溶三
子不倚不傳不倨不倚嘉泰壬戌第見郡志進士題名不傳亦
至州守以不由科目郡志遂無可攷

江山勝概樓記戴相浣川集

謝康樂守永嘉垂七百年郡人始即城北門為樓以康樂泛中川涉孤嶼歷覽倦乎江壖因取北亭別敘之詩借樓以表之然晉之永嘉屬臨海合三郡戶不滿二萬今較以一縣何翅倍蓰計其當時荒涼寂寞翳為草莽之區與今之鄞肆派列闕闌隊分者迥不侔矣以故市聲頌洞徹于夜晨鐘未歇人與鳥鵲皆起樓跨大達自南城直永甯橋最為穰富俗以雙門目之而罕以謝稱也獨郡有大醮會守與賓為別席更衣之地酒三行登車迎道殿訶回集府治往往快里陌觀瞻而已其在斯樓也或牖扃弗啟帷帟復張曾未覩江山之面而詎能識康樂之心哉四明史公以奎閣月卿藩宣我邦嘗按圖牒登樓而玩之病其庠陋不敞且頽棟落楹礎沒而瓦漂慨曰江山信美而誰與領之乃闢舊址乃鳩新材兩廡

旁翼三閘洞開周以欄楯臨以罍罍白滌界其前峙羅浮接其右
隈斗山四繚迭為崔嵬大江橫以東下勢欲去而徘徊見夫雲霞
出沒景魄往來寺塔映乎林壑艘舶湊乎帆桅於是江山之勝與
目力不約而諧矣勝曰江山勝概以與眾共之而題康樂詩於屏
間然則康樂始獨受是樓之名而不專其名今同享江山之實而
得全其實公與康樂神契於七八百年之上非所謂善學康樂者
歟雖然昔人論江山之勝者以險持壯以德持險而觀眺之勝不
與焉非以為不足也先立其大者而觀眺之勝從之也郡城之十
而隅居其五蓋屏蔽大江便於守禦自郭山抵海壇然後達於
三隅延袤十八里承平既久隳圯日增公嘗曲慮密籌計丈尺度
土功將請於朝節郡費以新之可謂得設險之政矣雙門本唐名
後易為望京郡俗侈外而窻中高車大蓋填巷塞途冠裳履服士
隸忘別故公每欲辨名分崇禮節而民狃於故習未遽革也惟舉
善而教使之見義而心服聞過而意消則人和之效又在於設險
之先者茲不亦政德之兩全歟夫合內外具本末公之為是郡也
允協於古道則江山之勝備吾觀眺者暇日從公而登之可援筆
而賦矣

過

永嘉重建三十六坊記 戴相浣川集

分畫井鄧標表術術此政也而有教焉何謂教示以好惡而著之
風聲與其視聽而紉之軌物斯為教矣古者問必有門孝友睦婣
任恤有學所出夕入實具而名未立也唐人以在市為坊坊門縱
閉水沔禳焉然則唐之坊古之閭也其後植以雙木結屋覆之門
不設而揭扁於上為美名以誌名者教之所自出也詎容漫漶而
就湮摧圯而終廢哉永嘉州郭延袤十八里較諸雄藩會府雖不
及眦列城則過之在昔民聚未稠甲乙可數比緇黃者稱自觀目
姓氏者兼藝能大畧有以辨識足矣質而俚龐而未純者弗計也
後乃文化寔成藩飾聿至祥符圖經坊五十有七紹聖間楊侯蟠
定為三十六坊排置均齊架締堅密名立義從各有攸趣故遮其
勝地則容城雁池甘泉百里是已溯其善政則竹馬堂陰問政德

政是已挹其流風則康樂五馬謝池墨池是已否則歆艷以儒英
振導以世美梯雲雙桂儒志棣華與夫揚名龔慶繡衣畫錦云者
彪布森列可景可效而最切於防範俾家警戶省則孝廉孝睦之
號遺忠遺愛之目或旌以招賢從善或斬以簡訟平市義利明而
倫類彰取舍審而操嚮正有不說之教焉獨慨夫風霜之剝泐水
火之蕩燬百二十餘年而沈守樞更建如楊侯之舊又五十年而
煥章少卿史公實來其規設益逾於沈矣觀其博棟竦楹翼以捷
礎飛椽延椽被之藻彤阡陌匝絢焉如眉目之在人出者入者
觸名感義一覩而三思焉渠不知所以自懋哉紹其績增者曰狀
元袞繡祈報豐和復其績廢者曰崇仁榮親又永寧嘔酒寶珠井
蓮為一郡都會撤而新之遂明倫曰登瀛易浣紗曰鼎桂總四十
而仍舊稱以楊侯重也初楊侯既名其坊又什以詠之曰三十六

坊月一般今夜圓至今稚髻弱變交口誦道豈非以其人蘊藉而
平易近民之效哉今煥卿公以銳志恢永圖以餘力輯小務凡城
郭途路役之至難者既以燦然畢就其於區坊瑣瑣若不足為公
紀而郡人請伐石以侈之蓋公不獨優於治辦而其禮賢下士有
足多者鄉飲釋菜日與諸生周旋揖遜士至歌而頌之如魯泮然
公於教思無窮之義其必有得於政理之外矣

浙東路分新廳題名壁記 戴栩浣川集

人之趣量相越其官業絕殊可歎也夫事條物畫細大必盡不為苟且是之謂賢士大夫而不賢者反是且廬宇以麻其躬有吏有卒萃而為賦政出令之地又其家之寒暑燥濕託焉迺不能興一日必葺之念而猥曰傳舍云者此其人如何哉余去鄉之他郡見此類者眾問其故則曰我務實也問何者為實如民如兵如帑藏則又茫然泮然邈無緒績豈其以坐享給廩加之一意漁獵者為實歟抑亦甘寢飽食偷日惰歲此外皆以為名歟中興路置鈐轄以統州郡廂禁之軍官使臣六品位在守倅下斯亦不輕矣日有教春秋有大閱其駐劄之所呵殿出入甚都而居無定廨非人情也其初以渡江草創而不能置其中以旅客壽寧之佛舍而不暇置其後佛舍又為強有力者奪去而不及置又其後轉僦民居遞

互遷徙而卒無肯置者蓋百二三十年而郡守史公實來會稽孫君紹祖始出力為已任告之有得城西廢地若干步高明爽塏傍墉而瞰湖建大門為長廡屬之廳如邦君之居賓次吏房周設其外而內有堂序牖戶下至庖福無不全好又為亭冠塚上楊柳芙蓉周遮掩映得四時之勝而於觀渡尤宜扁曰臨流用以滌煩疏鬱可謂不苟矣余頃在芻局實與君相後先見其教層整治斛登齊平老胥禁情尚遵奉其教令此余所見者也其去而宰漢東攝光化統轄京西軍馬邊績軍聲錫耀於榆塞之外余固得以其所見而信其所不見者焉前後方伯巨人薦墨淋漓莫可勝絕茲所謂務實而兼有其名者哉今將去而顯用於時復求居是官者列氏名於壁余用輟其要節系之

樂清王次點東巖記 戴相浣川集

王君次點以詩書周官太史班范書東嚮為人師者二十年其學長於講說引類貫倫歛博歸約為文峻潔雄特下筆不自休走京邑咸願館之已而試輒北東書東歸告余曰東巖之屋就矣吾將隱焉屋距縣三里自州而遊台雁者必經吾門逸人勝士暨止處泊時有扣發彼我交暢左接白沙春扈夏網廬羸螻蜃採掇無算此擊鮮醜酒一快也右並東岑佛廬塔戶磬梵鐘魚朝暮清越此吟幽翫奇一助也依流而樊通崖而徑疑四顧之臚則異植掩映紛紅翳綠趁節嫵媚陟十尋之步則距海淼茫來潮去汐效技獻酬屋之狹不數楹而所貯賒矣屋後山也三面平疇也聽羽族之和雖勝俗吻之諠訛觀土物之茂好勝險心之梗榛若是者可遂隱乎子盍記諸余曰允矣抑余聞昔之隱者或有隱之業故耦而

自耕汲而自灌漢魏以降土無塊壤則良艱矣甚而庸伍賃畚織
畚履以肥其遯否則殍及之法固應爾君獨能倩雲月為調度額
筆冊為性情哉已任而祿未仕而館士之常職也無媿於心而有
功於人以自食其道斯而害於隱之義矣君用之則某效子弟從
之則某善非孟氏歟余敢質君以其所為隱者

平陽新修縣學記

戴相志 東甌

紹定四年春平陽修學竣事客以顛末來諗曰吾邑之學仇櫛星
門者三築牆百步而繚之鑿水半壁梁其上官達重廡翼二嚴二
先聖之宮從祀東西列者咸設帷帟飭璫旒釋菜釋奠弁服惟雅
尊壘簠簋之屬如式又作射亭以繹志觀德凡此者主簿吳君興
祖所建畫也子其為我記之余曰學迄是止乎客曰吳止是吳君
日延諸生執經論難月校季比文義彬彬若吳君者其知當務之
急哉余曰子以為急務信矣抑外以為急而內疑其可緩歟夫明
智之士類以學為飾治之具特不可廢爾非真以為急也下至俚
俗則徑以虛文視之甚而轉相訾病今試與子論其真不可緩者
焉余聞教人莫切於行行者日可見之行也今自天子之學達於
州郡其師儒之官不過文義往來而其實可見於行事使人靡然

心化者影響不接也其上者則以聲望壓而已而况未必皆聲望之夙著者哉獨縣邑之官不然其與民至近其朝夕行事皆在民耳目而著於其心矣夫習見其行事而倣焉斯其為教易矣故觀其周隱邱癩無濫笞無枉捶則疇不師其仁觀其酌予審取無苛斂無複賦則疇不師其義觀其約節遊遨靜定言動則疇不師其禮觀其明謹號令恪守期會則疇不師其信觀其搜蠹剔弊剖曲析微吏弗克欺姦弗克縱則疇不師其智夫然則與羣士講論經誼必不至僅為章句而已指授文律必不至僅應格程而已客曰然則在人而不在學乎余曰學者人之寓也教不可無此人則不可無此學矣於論鼓鐘於樂辟雍此天子之學而文王朝夕焉者也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此大國之學而魯僖朝夕焉者也善者吾從不善者吾改此小國之學而子產朝夕焉者也夫以實意行實

行朝夕於學則學容可緩諸不然則榱棟連雲采艪耀日亦無補於治理矣奚怪乎俚俗以為訾而明智以為疑也客曰吳君肅恭明銳一邑藉之今將代而調矣故思述其績而寄予懷焉夫惟實行民自以為得師則是學之新也宜無愧仲秋朔日承議郎新通判信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戴相記

許浦增置左軍記

戴相國朝顧宸
宋文選卷十三

姑蘇之東枕江而戍者曰許浦許浦之東百有餘里港與浦應險
阨逾之者曰顧逕寶慶元年十一月陞顧逕為許浦左軍從都統
制使吳公英之請也國家中興駐蹕吳會與大朝都壤不同其備
禦亦異隨勢緩急非豪傑稔於世故者不足以知之議者但曰守
江不如守淮江之守至於許浦則無復遺策矣不知藩牆門屏迭
護堂奧愈切愈密故由秣陵而視則淮為急而大江次之由錢唐
而觀則江為急而長淮次之矧江會於海而海道所通者其經涉
最廣今日之事備江所以備海也而詎宜畧哉公之言曰顧逕與
黃魚塚相望轉斜角越沙窖迤邐抵山東海界此實咽喉之地今
但差兵探望動息而已卒有警急何以制之遂上建屯之請條陳
利害指述便宜皆灼然實意夫許浦置樓船之師自節使馮公湛

移部定海距今七十年矣而顧逕尚為斥堠之地聚尖底艚留甲士五百則漚熙間陳緒擒王駱所肇也其後增五百人以屯長蒞之又增千人以統領轄之雖續有建明率半歲而更倏去忽來僑處而戍散居露止卒非服習器非便利雖得地形而入無固志甚非漢臣兵體三章之要公始請募諳海道之人視舊戍倍增其數使二千人為正五百人為奇正者皆閩浙猛毅舟用巨艦蔽日連雲屹如喬嶽縱有衝突蟠踞不動奇者皆廣東驍銳舟多用槳厲波溯濤疾苦飄風平視森茫出沒疑神又翼之以引強蹶張之技濟之以火攻水戰之具朝訓夕練嚴若對壘而器與人既精矣剏新寨二千屋裨校有解毬射之場易更戍為就屯人得安處捐道頓之勞忘室家之念而人與地始相得焉是宜朝旨賜俞璽書加獎而卒底厥績也初公於蕪黃之役帥舟師而禦敵聞風霄遁餘

黨剿平統領張裕亦與有勞至是舉裕為總軍統制委以經理未幾擢改中軍眾皆悅附戎政整修兩屯相望精卒餘萬態張虎視雄於江許焉余嘗竊觀國史謂長江之險雖敵我共之而善用其險者勢固在我而不在敵也方逆亮渝盟襲劉豫故計大治戰艘欲睥睨海浙高廟赫然震怒召李寶授以北討之畧由許浦進發卒秦膠西之捷然則備禦之與進取固無二途也今許浦既戍兵而又得顧逕為之犄角以公之忠亮沉鷲奮其威畧直擣犬羊之穴汎掃鯨鯢之垠奇勲偉烈將有出於竹帛所不載者矣昔郝超知謝安於履屐之間各得其任因料淮淝之功必成余頃簿領定海公適主定海軍見其度策揆謀動中機要余固心服之矣今茲將吏以置軍本未來諗余方期公異日而欲自附於知言者故樂為之書

臨安府修學增廩記

周端朝
安志卷五十六
咸淳臨

都邑有學輯四方之遺雋號曰外雍非他郡國比也太學眡古樂
正教養已備都邑具體也母已多乎昔者周都豐鎬王化流行自
上而下既繫之周南召公食畿采為方伯明教以正俗下國化之
又繫之召南夫國有太學而方伯無承流宣化之倡是有周南無
召南而可乎自秦漢內史分治不復知古方伯之誼至其事權日
益繁重獄訟彈壓外無所訾省奚暇於中學興建上庠重廣游學
之路京府亦命教立師顧田入素狹生員用稀僅僅餘百數絕少
以均來者旁擬太學月帑歲困不可望而土著自居都養充足且
不得與近輔郡學比上養尊而下就簡數年間為尹嘗議此矣未
及裕也紹定四年回明余公以戶部侍郎行大尹事剔芟為平轉
劇為整始蒞政首趨學宮舍莫如禮會諸生於論堂詢其豐約逸

煩之故未幾遂頌公藏斥絕產通萬緡買田贍士俾食無拘員庖
有增膳油油翼翼惟課業是程於是教授季君晞顏葉君應輔實
紀其政而諸生成願伐石以永余公之德蓋自昔仁義禮樂之教
寄於士制於公侯牧伯公侯牧伯務貴其士而士則務貴其身所
以紀倫類而通道德也非居且食之謂也建國設官文法吏治之
外上有廟堂之論次有文館之聚中有學校之教不以通功易事
而誦習游息其間日用飲食體察警者以見義理之復欲擇善者
相觀而善未成材者覲德而成所以致用而不窮之道也學校下
不與百執有司列而上與廟堂等然則豈曰養之而已乎今公以
霧隱之舊惟養不給是謀將柅極厥成以觀其會通而二君精敷
典學迎受善意以迪其士聲熏氣炙被於百城人節儉正直如召
南羔羊之行斯則都邑流化之方也余懼世俗不察徒見招徠滋

廣廩稍益豐概之曰養士養士故為叙其所以然之故而命教者
考焉

孫衣言曰此文深厚淵穆乃似班孟堅劉子駿父子吾鄉南宋
時文章何其盛耶

黃巖重建監獄記

周端朝

林逢吉 赤城集七

自朝廷至州獄官皆專置惟縣否或曰縣卑事省無庸置也然則
貶於丞若主簿不可乎或曰令官高閱事熟柄任專丞若主簿不
與是也夫縣雖卑獄實重事謂無庸置非也獄之生殺予奪其根
乃在於縣自州至朝廷咸取成焉謂令官高柄專而事熟是也然
令官終不為高而任終不為專則有疑畏牽肘輸訴拂情非仁且
明鮮不脂韋以聽吏幸事晰情得所排必富且強不得於縣則啖
臺若州之吏反責於縣縣不能勝也兩造至焉吏視財有無為白
黑柔其富且強者而無後憂反是則財聚於上而責逮於下唯然
故民習賂而輕犯法獄犴充斥縣多不理令之設豈端使然哉蓋
令所不得為者一其所得為者二地窄勢壓辨數莫奪仰屋而竊
歎有矣所得為者令無先入之見無喜事之心平受初情省絕勞

蔓縱有不獲吾無作焉又所得為者民不幸抵此矣察其凍餓時有燥濕狴廬勿瘦桎杵中程猶未至以管籥虺蜴視其民而况麗於獄者非皆狼戾犯法者也追胥之愆註誤之累間多有之顧所以安全之者尤不可後黃巖壯邑事不為甚省而縣獄且百年風隕兩敗久弗及整紹定己丑令趙君汝駟始撤而新之為式敬堂問事廳屋高不廡深壁閱而板堅起五月至九月畢役請記昔后山氏記彭城請敬其社稷不以重法地分視之龍圖鄭公政法以戒獄具核獄醫為首敬其民者本也戒其具者末也白鹿隨車蒼鸞集舍縣令事也豈直囹圄云乎哉然而本末具舉政教並行有能服不鄙彙其民之訓則改故振新亦其事之一焉因記歲月並縣之治理志之以告凡受王嘉師者

東嶼書房記

周端朝

赤城集十五

地靈境勝為燕間之館圖史橫列昔人所謂天下至樂終日几案者也然則學道者亦樂此乎孟子有言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因書而得其人因人而得其世所樂在是世豈遂遠哉曩乾道淳熙年間異才輩起其大者蓋已接紹宗元振擢光猷或繞紀自命前無古人雖不得於時猶能激議論之波濤暢文章之氣脈也松山二丁君好學喜事家有海山奇詭之觀諸公間多過焉極談浩歌愕神鬼而變風霆若其抽架而資諷詠題紙而寄吟哦歷歷尚可想見累十年英論哲謝任時議論風節凋靡如絲雖其文章亦纖嗇而弗騁後生思見前輩如遂古之世也子植幼元作嗜書唯諸父遺汝是念作東嶼書房而誦讀其中夫書在則前輩風烈尚未亡固春齊暉而秋合照也而子植得以朝夕涵咏

於斯可樂也已抑余聞之世蓋有蟬蛻塵垢醒飫簡編者矣雖然
其書具焉物情世故網挈目從淺深有則廣密有度凡事之條理
不可越也其所歸宿無不驗也世蓋有棲身事役委跡周流者矣
雖然其書具焉隨事偶變賓敬主肅混混而壑芸芸而根其油然
以光者不可沒也其悠然以長者不可遏也蓋施止悟合時事萬
殊如環無窮而書無不具也在人常自體之而已今子植嘗仕於
時親逢施止悟合之異以書為我而退求其心其追省前賢出處
語默之際宜多有慨然於中者歟况其施而不止合而不悟其事
又有大於今者歟松山之園池館增修臨望增闢幽泉故井吐芳
而效潔壽藤繁蔦含元作淑而噓清詩人墨客掇蕊而栽冰金石
相宣東南有園稱丁氏而東嶼有書房則自子植始元脫所以承
其先焉子植無嗜好之流而有深湛之思園雖華其心何往非寄

也書房寄也其書非寄也

宜興岳鄂王廟記

周端朝 史能之
此陵志二十一

中興三十餘年事論底定於是岳武穆王以誼尊宗社志遠故疆
為名將第一受靈揭敬被於荆襄夏郢追胙土茅廟象震耀矣始
建矣間虜酋南軼王柄位未盛已提勁旅轉戰相勦連奏六捷俘
執偽置克服溧陽時巨盜旁午聞宜興殷實吸眾寇犯官旅雌伏
縣郭陷陷王亟引兵至境郭吉望風竄偃深滙王追奔殲盡遠
所掠輜舟百餘盜相挺未已率精銳數千計王多設方畧降馬舉
惴林聚馘張威武蹴賊方駐軍張渚羣醜全清旁郡邑棄資儲來
保宜興踰萬室方躡躡孔棘賈城畔走近鎮重邪不自保固而宜
興外捍虜內攘盜存立無震王之勲烈雖降在一縣豈不偉歟比
聯守將能盡為是則石城湯池襟帶千里虜已無噍類矣余觀王
抗志不撓誓滅強虜既掃空洞庭通闕江漢然後舉肱河洛決皆

燕趙迄以其身偕為死生視留題金沙寺時氣概已見英爽有知其當時夷門踞居庸也而豈望報一邑安其香火之留哉其摧戕寃鬱以功為謹而宜興之人實曰王之恩我等父母也象設祭嘗卒與國家衰幽節諡之典相為後先謂義不根人心亦豈然也顧出閭里綿絕未稱嘉定十一年知縣事戴君楠甫上謁猶即周孝侯祠下慨然曰豐功而薄祀貴爵而附處縣大夫以政迪民者也其敢忘革乎度地塏鳩材幹將為新宮張侈祀事郡守趙侯崇模王之孫嘉興守珂咸佐其費合凡資用役不及民明年六月會材庀築重堂宏植臺廡森聳備服南面禩蠹儼雅邑人闐溢謹舞遂念舊事數百年之愈不忘也古者制禮主教民報天地社稷品節降殺先賢農師國里竭出本祖駿業雖培德性皆示民防範之至也忠名勇績其大者蓋已默扶邦烈顯開世道非一邑得私以為

賜而為政者教民以不偷其必自豐報始矣相攸斯宇仰挹善卷之高俯激罨盡之清以詠歌王之德於無窮義問交暢善意周匝抑俾英材輩產以保乂王家茲不亦所望於邑之人乎戴君永嘉人端尹岷隱先生之家嗣端尹嘗以盛心名命其子其為政宜知本末是宜書十月既望從政郎本學錄周端朝記

重建錄事廳石記序 趙汝回

赤城集二

寶慶二年春余來為錄事廳屋老敝不蔽風雨獄亦棟椽趾腐椽
斷壁闕矣亟請於州得錢十萬日整月葺既就完好於是既青青
堂植竹數十以觀衛武公進德之序採崔文公詩更挹翠軒曰與
清以想崔君之遺風古梅出荆榛西山立几案遙睇飛雲靜聽啼
鳥俯仰之間物我俱適當是時有空因圖釋桎梏之意焉廳左右
三井前豈無名賢嘗至間視題名已石剝字漫不可讀因思唐張
旭以草聖名家獨於尚書郎壁記用楷法峻嶮直截妙入神品年
歲愈遠人愈貴惜而尚書姓氏無傳可歎也夫記紀德紀事事廢
德虧雖以張旭書之人弗觀之矣况石剝字漫乎可傳矣不得其
傳後之責也乃重刻之而叙以完葺之由庶幾將來式敬爾獄

黃巖知縣續題名記 蔡 範 赤城集四

設官分職凡以為名陳力就列凡以行志然而去民最近與民最親知民之休戚最詳繫民之利害最切則莫重於縣之有令仕而欲行其志蓋必由是官始况黃巖之壤襟山帶海膏腴百萬畝其地日益墾闢甍宇十萬家其民日益繁庶故凡賦輸之富倍蓰旁邑訢牒之夥愛絕浙地於是為令不亦尤重已乎範有生最晚冒焉試邑更嘗未多觸事牆面顧累月以來食息無輟區區此心未嘗忘民訪利害察休戚因其可近易親之勢思為之計然誠雖存而力弗逮念雖專而事易移縻困朱墨而志有難行者矣悚然以思竄不自愧廳事舊有石記前令名氏後弗繼近事無紀乃咨問父老訂正歲月次其後先用續前石暇日摩挲尋閱緬懷景慕因人考政擇善而從苟克利民循守惟謹期以克範之志焉

使華堂記 戴栢

宋周應合景定建康志二十一

余於景蕭之南啟政足園矣廳事西偏舊有圃焉一水縈環若蟾
之鉤若珮之璜古柳參天夾峙著行余欣然樂焉挾書過之亭老
而欹地窄而磽灌莽蒙葺水失其性無以發余天趣之靈也沿水
為堤編木護之徹壅而通去滓而清而水之性復矣於水之陰闕
地二區移分鍾堂於其上易名使華左植修竹亭曰碧鮮右植寒
梅亭曰春信循堂之後復締三亭曰種花以牡丹名曰金粟界以
丹桂名曰雲錦鄉以桃花名此水北之佳趣也使華之南隔水著
亭曰芳洲曰映波曰柳風柳風而東飛梁通之曰玉水曰靜觀曰
蔗境映波而西復跨飛梁極水置亭曰水雲此又水南之佳趣也
方其霽影初開天光相磨璧月當空金波動搖其或風止瀾息一
塵不生草木軒窓如鏡中觀余游於斯吟於斯豆賓於斯而不能

去也客或謂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余應之曰夫散於兩間者
五具道體之妙匹一性之真者惟水焉耳而四者不預焉今夫水
生於天一根固有也含蓄羣象該萬善也潤澤百物惻隱仁也不
舍晝夜純不已也盈科後進毋自欺也入纖芥之隙矣也幹鰲極
之運捷也余因之以翫此性之理豈獨恣心目之娛哉且古者卿
士奉命而出竣事則旋故謂之奉使未有列職於外而以使名者
也若觀察節度轉運之類唐以來失之矣獨令饗師必王人為之
故名園曰使華而又扁諸堂也然金穀縈之塵埃蒙之焉比諸使
為冗且劇矣必疏滄此心若水之清講切利病若水之明稱物賦
予若水之平始足以稱禮樂之遺盡詔諏之責不然余於水有愧
焉耳奚光華云哉子今與余臨是水也不獨鑑形於以鑑心不獨
觀物以之觀性反稽中省久焉有得則異日游是園也波光水色

無一非性矣客說曰異哉吾聞水得知性紹定三年端午日記朝
請郎守太守少卿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 御前軍
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戴楠撰

過

烏石山題名

陳淳祖

石本

咸淳三年春正月十有二日繡衣使者永嘉陳淳祖唯道會浙東
之仕於福唐者序拜道山永嘉陳懋欽堯俞金華春爍潛父四明趙
若惠君錫永嘉黃禹錫元功三衢徐汝乙伯東留夢發彦和金華
呂守之摯善永嘉林鏗夫聲遠方樵良材天台徐栢之永嘉丁
一鳳景陽朱士可起予陳于崇居廣張公輔良弼林潭叔源括蒼
劉夢龍夔父會稽董回孫景淵永嘉蔡甲顯伯連帥九江吳公以
饋至

此予同年陸星農觀察寄示所收石刻文字之一注云在侯官
則福建志金石當已著錄俟再考之

景定重建制置司簽廳記

陳滄祖

宋周應合景定
建康志二十五

自王茂洪以幕府名山金陵幕為天下重其來遠矣我國家中興置陪都猶古京洛也襟帶江淮鍵關東南緩急常先四方每開制置府聖天子必選重臣蒞之其一時賓佐多元戎所自辟常為天下選寶祐乙卯秋資政殿大學士裕齋馬公自京尹來為留守領使事越二年易鎮京湖策應夔府上以金陵之思公也明年復歸之鎮公先嘗總西鑲至是命復兼焉凡所領四司事三軍之號令黜陟征調餉給與夫統理所部之氓故亦繁矣公率戌夜起批紙東卷連筆颯颯然立剖神決析去根株銖兩不忒閭事辦則府吏驚行進 晝漏未下鑲事亦如之退與賓客四鄰交奏記表請耳受口訓一一詹舉出視議舍井井無一散懈者公之再鎮也滄祖嘗以新安貳郡辱置幕下一日公會僚佐曰秋風動矣我輩當

惜分陰顧事無一不當豫者僉署下窄弗稱畫諾其議改築既而
瀋祖以公辟守康廬謀報黜虜由武沙闖江南犯鄂矣公遂提師
至江黃雨雪載塗往來池口間數四下流恃以為固丞相汎清江
漢中外底寧公亦旋軍治所及瀋祖被召過而謝焉間行屋底則
見民熟其仁軍閑其律吏遵其法凡先賢風烈之可紀足以為崇
化厲俗之方者靡一不舉青溪白鷺之上釜藻連雲如跂斯翼入
游幕薜則堂除昡列粲然華好矣諸賓佐請於公命瀋祖記之瀋
祖不敢辭也常從諸從事後竊聞之惟公足以一眾惟廉足以厲
俗惟勤足以集事惟敏足以有功公以一身兼之氣剛志正自其
知行所至旦晝不能忘寒暑不能變壯老不能易也夫事會無涯精
神有限以清虛玩歲月以談笑資功名憂國者所諱也公之作新
斯宇豈不為相與任事者地與鸞鳳集林必將為治世之鳴杞梓

在園必聚為大廈之器公之愛士以為國也固將取材焉諸君子
其毋忘公志皆曰敢不敬蚤夜以毋忘公之志役始於 月乙亥
成於十月乙未門生朝散郎新除祕書郎陳瀋祖記

黃巖新建鹽倉記

陳滄祖

赤城集七

浙東瀕海郡四隸提舉司置牢盆處所二十五在台者三獨黃巖於浦鹽屬焉曩鈔法行時巨商驟至常先挾券置驛運鹽之艘纒達水步紛售而去不暇積也數年來鈔屢更商算日貧多徙業遁去鹽山積無可貯議者謂法不便夫法之變將以通之也豈料其窮至是哉今為鹽課之說三有拘推之術有私鬻之禁有召誘之策其二者可令行禁止其一者非人樂趣不可強售也故法之行常患吏不通其意一於法則怨一以情則弛急則謗沮怨則奸勝反使下之人操其術以撓吾政者皆是也台雖號瀕海接吟聯麓猿居蟻附之民大抵皆山窟穴耳一監所積一歲販夫至無幾何雪廩冰窖日融雨液吏常懷羽化之憂非開源疏流輕利以便法恐未易朝夕運掉也

滄熙五年夏倉使章公端子至律色如嚴師

不肯跬步放規矩治官如當家不敢寢息廢局鑰政出廉平人樂其利浙東鈔法始流衍於他路獨台與溫猶以發泄路狹未大至往往人勸趨之通判俞君益之以便宜來告且言都鹽倉久廢今所謂倉古浮屠半屋耳散積他處架漏日甚宜亟改圖舊有常平倉已易建遺址尚存即其地為便公命亟行之遂以丙午夏經始明年春成為屋百楹內敞外周堂森廡衛公無重費私不繁擾君又慮運鹽之弊籍官船而繕緝之刺兵為篙師以專一其用自是舟運倉儲皆有條貫其為公家計悉矣公嘗薦於朝謂君綜核精密通材有守信哉他日余嘗佐公議鹽事公曰國用全靠鹽耳會計者較其盈不肯損直以售謂自銖兩而上總其凡而計之則為國用之失也滋甚不知鹽之為物不與他貨等坐一日失一日耳損益有道一朝而盡發之山海之藏固無算也其未之思乎吾儒

生不解是以理觀之宜信會公移節治永嘉不及謀而去矣事之不可行何獨此哉俞君請託因識公語附之末云

沅州黔陽縣重修縣志記

通籍永年
眼錄十

汪鑿十二
硯齋金石

縣吏之長曰令令長之治曰寺所以宣德意字吾民初無小大遐
邇之間也黔陽秦黔中郡唐天寶初更名黔江五季叛亂不入版
圖國朝熙寧間五溪蠻平復置隸沅州官寺草創規撫隘陋為令
者視為荒僻之邦類不屑意然山川之傑特土壤之浸美物植之
滋茂率頡頏湖左諸邑况風俗樸靜人士秀發陶染王化垂百五
十餘年是亦中州清淑之氣所旁薄者詎可以蠻荆舊習鄙夷之
哉寶慶元年春昭武侯敏學來以學而為政因俗以行化民既安
之環晚治所聽宇墮落榱桷腐敗左支右撐達於門廡乃喟然曰
地雖褊百里號令之所從出誠若是過者生慢於勢誣矣其何以
見吏民耶前乎此者項背相望豈憚於改作而不屑為與抑拘於
用嗇而不足於為與何朝斯夕斯而邈未之顧也或謂稗謀野

而獲宓氏彈琴而治令長之政有如此而不在彼者吁民社重寄
苟借是以自解則怠忽之念萌吾所持以振起紀綱者皆弛懈弗
立矣尚孰從而論政哉居數月歲豐人和公家事簡究見利病暖
工慮材成謀自我或仍其舊或撤其新鼓樓峻整門閤深嚴修廊
繩直易茨以瓦有庫有廩吏舍獄戶各有其所高明爽塏一旦改
觀闢東西為兩燕室榜以雙絕絃歌侯復念惟社有壇壝學有宮
室風化所關邑之先務社委郊闕之外無尺椽庇風雨即邑治東
置壇設主仍作齋廳以奉祀事學雖屹立祠廟僅存自講堂齋廡
至櫺星悉力經營以厲士氣蓋侯平易近民是役之興用其餘力
豪髮無擾竹木材石無不樂與官為市者乃鳩餘材劄寶山道院
為士大夫往來惕息之所復立盍簪澄練兩亭為迎送之地至於
境內郵傳祠宇悉更新之街衢亦甃以石縣圃榛翳已久鉏蕪而

疏理之芟製有亭通村有徑松莊有廬卉木之嘉泉石之勝胷中

丘壑隨所高下而區以別松莊之後又建社倉列規畫備先具詔

曰汪錄如是當是
晨字見即其字大抵不專為遊觀設也閱明年冬潰成暇日與

賓寮登覽其上顧而謂之費不侈力不勞而功緒沆濟者固非疆
人以所不欲而遂我之所必欲向若疑沮於或者之說不過補苴
罅漏翫愒歲月委之而去他奚暇恤焉雖然天下之事不患於難
成而患於志之不立志立矣又病於學之不充學貴於有用仕以
行其學古之人所以能大其官者學優而仕侯學承於家仕方再
調有志立事事立而人不知一轉移之無廢不舉不待家撫戶曉
俾民知所趨嚮是豈膠轄簿書期會者可與同日而語也邑人謁
記不復辭因以發侯之志云耳紹定改元夏五廸功郎沅州州學
教授東嘉翁永年記鄉貢進士單銓書

又見湖南通志二百十六卷金石古泉山館金石文編曰右黔陽縣重修縣治記碑翁永年撰單銓書正書廿二行行三十九字篆額五行行二字在沅州府學明倫堂庭東壁間

沅州黔陽縣登科題名記

薛舉巖

金石過眼錄十七

沅楚地也自春秋歷漢隋唐更置不常迨我朝熙豐間復定州立邑而黔陽屬龍標舊境山明水秀代產奇英賓興之歲其預計偕者視隣邑尤盛至擢進士第廬別開先焉學宮在縣治西南隅昔以敷教扁講堂額文篆而刻畫不楷歲久而丹青已蠹瀉祐壬子予以墨綬來與諸友講貫其間思以明倫堂更之籌諸眾眾曰三山林君元晉葉真西山集迪功郎新建昌軍司戶參軍林曩誕生元晉歷任江淮識兵民利病或即其人茲邑篤叙雅好守辰陽日遠遺三大字久欲揭而未能更之亦眾志也迺於是年冬命工鐫刻壯改舊觀時捧鄉書赴南宮者二人而舒夢桂果奏凱捷遂為龍標破荒豈非學校者賢士之所闢氣數既回盛事鼎至寶肇端發祥於斯額更新之後乎或曰士之達有時得有命於扁額之更不更無繫也然古今人才較之何優江

山旺氣發之何奇不自先不自後恰際其逢若符合券繫云乎哉
不繫云乎哉予喜而就為立石以題名於堂之側繼自今撮拾巍
第拖青曳紫者裾聯袂續又當大書不一書若夫鋪揚聖朝得人
之盛歸美賢侯勸駕之功刻勒三邑登科姓氏則自有郡

甲寅郡庠雁塔在昔寶祐甲寅登高前一日邑令東嘉薛
舉巖記

又見道光湖南通志二百十六卷金石古泉山館金石文編曰
右薛舉巖黔陽縣登科題名碑篆額三行行三字在黔陽縣學
明倫堂庭東壁間上截刻記文正書廿四行下截止題舒夢桂
三字姓名以後空石為元至正間人續刻詩於上玩記文語氣
似以則自有郡庠雁塔在為一句以郡庠擡頭前行自有下似
當空今石刻前行有下有郡字行末又有甲寅二字中間似有

數字已磨去不可辨或係當時磨改或後人所為俱未可知

臨桂屏風山題名

翁安之志二百二十六金石略

瀉祐丙午復亨之明日永嘉翁安之恭父寶婺章文之文叔開封劉必聞達可廬陵郭有道景泰左讜忠父盱江黃應龍正父周子榮景仁縉雲潘景丑師孟清江蕭奎次文同飲餞南海錢益良輔於簪帶亭乃瞰棲霞步曾巖登長山重會於此是日也瑞雲翔空爰景騰輝羣玉獻狀沃野如繡瞻焉良集於是乎書

按翁安之嘉熙二年進士見郡志樂清志進士題名郡志循良翁敏之傳云與從弟巖壽俱以禮經擢進士而郡邑選舉志敏之列於薦舉未嘗中進士第蓋循吏傳誤也安之題名可補吾郡佚文

宋高不傳澹山巖題名

湖南通志二百十六金石

蒙城高不傳壽瀆八戌冬領春陵郡瀆十戌春禹祠得俞季秋望後三日道經澹巖艤舟岸下登山入洞瞭然一鏡歷覽奇觀以快曠曠方豁然涪翁所謂澹巖天下稀之句昔聞而今見之亦自謂無負此行時領學生彥準館人合沙林欣象夢協偕到乃慧明主人元秀為之領袖云

高不傳案府志表乃瀆祐時通守瀆八想是瀆祐之八年戌必

歲字之謬十戌當是十歲

零陵縣志

案前高不傳作蔡西山祠記乃瀆祐九年則此瀆八戌戌字當是戌字之謬蓋謂

瀆祐十年庚戌也 人往往有此等語惟上記天干下記

地支似更無謂宗志謂皆歲字之誤疏矣

衣言業不傳為司農少卿高子溶子嘉泰壬戌不倚乃其兄
不傳無出身故雖官至道州而誌不之詳也高少卿誌見水
心集

許綸澹山巖題名

湖南通志二百十六金石

前守春陵永嘉許綸任滿東歸攜累來游妹婿鍾光大甥侯希暨
鎮鎡澄侍行時紹定庚寅正月二日題

正書五行字書無踵字似當作踵唐武后所制聖字此仿而書
之而有誤也

金石萃編

按綸為許及之子見及之涉齋集

仙都山磨崖

趙立夫
蒼金石志
七括

樂清趙立夫奉祠東歸訪仙都登初陽谷颺舟小蓬萊下憇流盤
礪回視二十年間縛纓王朝抗塵京兆得此閑適豈不頓快時紹
定辛卯立夏後二日也子時詒侍行友人宋正禮同遊

縉雲志湯成烈跋按辛卯為理宗紹定四年立夫宋史無傳宗
室系表魏王廷美十子四廣陵郡康簡王德雍德雍第四子安
定侯承操承操三子次常山郡孝良公克助克助五子三武德
郎叔昉叔昉六子長思翊郎定之定之一子公倚公倚二子次
彥譯彥譯三子三即立夫立夫六子長即時詒郎題記所云子
時詒侍行者也咸淳臨安志秩官七趙立夫温州人理宗紹
定元年十一月十三日以朝議大夫尚書右司郎中除太府少
卿兼知臨安府三年十二月三日除太府卿兼刪修敕令官端

平二年正月十九日以秘書修撰樞密都承志兼刑修敕令官
三月十五日除權戶部侍郎兼職依舊二十四日改兼同詳定
敕令官五月九日免兼記為立夫紹定四年奉祠東歸所題正
初知臨安府免兼除太府卿後事也

劉錫澹山巖題名

道光湖南通志二百十七金石

景定五年冬十有一月己酉永嘉劉錫自道之瑞來遊子思侍瀛
溪友劉元禧因赴南宮偕行

大仁院佛閣記

陳宜中
臨安志七
咸淳十八

南山大仁院廣運中吳越王錢氏建有洞曰石室因即為名元祐二年改今額洞屋豁闢行迤凡二丈六尺曩有大知識人鑿洞石作羅漢七百餘尊士民瞻嚮歷歲浸久晶采剝貌像浸漶嘉定間訓武方伯俊卜窳瑞峯即院對山也日與至鉢僧文緯者游睠言石屋南山勝境不踵前芳林慚澗愧遂鳩工計匠補闕振廢由是莊嚴相貌芒張綵紛過者見者咸以頓遂舊觀生歡喜心既而巖罅滴溜滋潤蒸鬱公蚤夜關心議建寶閣於洞之頂雜榛闢址穿崖引流度材孔良將命斤斧而倏不起有子武經大明愴先志未遂與安人黃氏謀如家事廼搏費節用鼎創閣宇凡若干楹則嘉熙丁酉之夏也輪奐崔嵬如在碧落不增歷級佛地難攀又命僧普照募緣以竟其事則淳祐乙巳之秋也二役既畢諸佛尊嚴

石屋若闢而宏南山若增而高煙霞松竹若鼓舞而導迎遂為一方偉觀是不特訓武佳城在目武經汲汲於繼志述事之孝且勸施樂成為大衆作福田利益而已不專焉是不為可書乎

學道書院記

陳宜中
志二十五

蘇州府

昔者夫子講道齊魯之郊從遊多北方之士由勾吳之墟登聖門者獨吳公子遊一人今常熟其故里也宋興崇文尚治吾夫子之祀遍天下雖以闕洛大儒乾淳諸老得聖學於千載之後凡其過化之鄉悉示表章存矜式吳為今輔郡公東南學道之宗邑故有祠紫陽先生嘗記之矣而郡則未講非前此司人風者闕歟今樞密趙公順孫守吳日卜地於府城文正坊之南甫經始而召余友黃侯鏞繼之鳩工度材命元僚陳宗亮董其事三越月而堂成請於朝扁以學道書院取愛人易使之義而屬余記之余按公以文學列四科嘉言善行可得者不一獨此二語乃親得於聖人而見於用復以印可於聖人者夫學之為儒者事人所知也武城弦歌乃將合君子小人而使之既有聞於斯道夫子莞爾之歎又直與

說開與點意同是其為義豈不與後之言學者異哉思昔三代盛時聖教流行滿天地之間無非道舉天下之人無不學康衢童子如詠舞雩中林武夫如見大賓漢廣遊女如在文上由後世言雖若未嘗學問而其所得所見訓詁章句豈能傳之哉流風未遠列國遺民塗歌巷詠發乎情而止乎禮義先生之澤猶存夫子拾其斷句殘篇而存之非但疏越遺音寥寥於後而其吟詠情性於詞意之外亦非尋行數墨者所能知也道在天地終古常新何昔能為天下公而今幾為君子隱耶此余所以慨然正學絕續之際想絃歌之聲而不可得聞猶幸登斯堂者能有感於命名之義人心未喪斯文或因之而興起也嗟夫人知學則知道雖窗草池蓮亦足以起吾意何異親得聖人而師事之學非聖人之所謂學與其白首窮年而卒無得於此曾不若日用不知於耕鑿之中者琢磨

雖未加焉而璞固存也吳亦泰伯所居邦人至今質而無華伯之遺也記曰甘受和白受采吳人有其質矣使以公之學而文之進於道者其彬彬矣乎余故樂書之庶居是邦者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云咸通七年四月朔日朝奉郎新除尚書戶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陳宜中記

九峯講院記

劉敞集卷首 區士衡邦銓九峯先生 區宋時南海人

鵬不息則不搏龍不蟄則不神君子不藏器則不足以待用昔田
游巖太學罷歸入太白山棲蓬山水間自蜀歷荆楚愛夷陵溪立
廬其側名赴京師行次汝州辭疾入箕山居許由祠旁自號由東
鄰高宗幸嵩山遣使就問其母又親至其門野服出拜帝謂曰先
生比佳否對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其息深矣而其用
可易究耶南海區君邦銓忠孝名家也淳祐間與敞游太學為同
舍生朝夕相與談二帝三王之道内外合一之學予得所師焉君
伏闕上書論奸臣誤國兵士解體不報遂南歸築講院於所居陳
村以講業為終焉計未幾予亦以狂慙疏忤執政安置南安軍矣
度嶺訪君語平生三書夜君喜曰衡幸得以詩書禮樂誨二三子
也蓋若私慶全歸之恩者敞竊有感焉事君能致其身致之云者

委其身之謂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全之云者保其身之
謂也其保其委豈豫計乎曾參閔損保其身矣未嘗以是而負於
忠龍逢比干委其身矣未嘗以是而負於孝保身也委身也忠孝
一道也君之所以教人者竊謂必不異此願毋終藏而不施諸用
也君曰然其為我記之當是時門人推尊曰九峯先生講院因以
是名景炎紀元予寓羅浮始削簡而為之記宋試吏部尚書前監
察御史樂清劉敞撰



溫州府